

新作聚焦

给生命更大的希望

——评长诗《裂开的星球——献给全人类和所有的生命》

李 蹇

吉狄马加以一种大气磅礴的睿智，对全人类生存深处的生命意识进行拷问。作品既源于现实，致力于对疫情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进行深刻的透视，更超于现实，对人类文明的源头作了想象式的赞颂。

诗人吉狄马加的长诗《裂开的星球——献给全人类和所有的生命》(《十月》2020年第4期，以下称《裂开的星球》)，是一首因疫情对人类生存秩序的破坏、对人类生命的掠夺，以及后工业文明对地球环境破坏进行理性反思的诗歌。诗人以一种大气磅礴的睿智，对全人类生存深处的生命意识进行拷问。作品既源于现实，致力于对疫情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进行深刻的透视，更超于现实，对人类文明的源头作了想象式的赞颂。毋庸讳言，《裂开的星球》是近年来中国诗坛上一首哲学意蕴厚重的宏作。

温故知今，止于至善，是中国人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长诗开篇写道：“是这个星球创造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这个星球？”吉狄马加提出了人类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之间两极关系的重大哲学命题，到底是地球创造了人类，并给予人类自由生活的空间，还是人类的过度开发索求改变了地球的属性。如此深沉的追问，体现了诗人高度的忧患意识。地球与人类的改变和被改变的关系，揭示了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如果人类过度地破坏自然生态，那么我们是否还能够诗意地栖居在这个星球？正如诗人所言，“天空一旦没有了标高，精神和价值就会从高处滑落”。人类无穷无尽地向地球索取，超越了这个星球所承受的能力，被撕毁的星球就成为人类的最后归宿。“当智者的语言被金钱和物质双手弄脏”时，裂开的不仅是人类生存的星球，更是人类生存价值意义的彻底毁灭。《裂开的星球》通过地球外部环境的形象叙事，深切地表达了诗人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思虑，是诗人对当下人生的深度体验与哲学思辨。尤其是对地球外表环境的绝望之情，更使这首长诗具有极其深广的人类悲剧情怀。疫情“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这是一场特殊的战争，是死亡的另一隐喻”。肆虐全球的疫情是一场无影无形的人性之战，“它当然不需要护照，可以到任何一个想去的地方”，它将带给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民以死亡的威胁。甚至“如果可能它将惊醒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政府，死神的面具/将会把黑色的恐慌钉入空间。红色的矛将杀死黑色的盾”。这场突如其来，是对人类的生存处境前所

未有的挑战，充分展示了人类生存压力下人的意志力量。诗人描述了疫情之下，作为存在者的人类在面对这场来势凶猛的灾情时，每一个地球人都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的社会历史责任。因为“这是曾经出现过的战争的再现，只是更加的危险可怕。/那是因为今天的地球村，人类手中握的是一把双刃剑”。人类生存的命运就掌握在人类自己的手中，怎样战胜自我，重新回到人类生存的文明源头，这是诗人对人类当下的生存境地所进行的哲学思辨。

在地球上自由而幸福地生存，这是人类的共同理想，也是一切存在者所向往的目标，当这个理想受到后现代文明发展的影响而无法实现时，人类的生存发展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哦！文明与进步。发展或倒退。加法和减法。/这是一个裂开的星球。”“裂开的星球”已经成为人类生存的客观环境，如果再不及时停止对地球的无节制开发，那么“贝都因人”在城里建构想象的沙漠，再也看不见触手可摘的星星。/乘夜色吉普赛人躺在欧洲黑暗的中心，他们是白天的隐身人”。人作为星球上的存在个体，一旦对星球的环境进行非人的掠夺时，“人”的意志便会沉入空虚，美好生存的环境就化为乌有。所以诗人发出了“善待自然吧，善待与我们不同的生命，请记住！/善待它们就是善待我们自己，要么万劫不复”的警告。可是，在人类生存的这个星球，“人类为了所谓生存的每一次进军/都给自己的明天埋下了致命的隐患/在非洲对野生动物的疯狂猎杀/已让濒临灭绝的种类不断增加。”存在的“人”本来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但却要对外在社会生存环境进行惨无人道的“进军”，而“每一次进军”的结果都是给人类生活的明天埋下了死亡的隐患。因此，诗人用誓词般的诗句证明一个生存真理：在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生命，都在以其自

身存在的方式证明“裂开的星球”终将使人类付出艰辛的努力，甚至于生命。只有每一个单个的人组成人类的共同体，才能阻止星球的裂开。所以诗人坚定地相信：

这是一次属于全人类的抗战。不分地域。如果让我选择，我会选择保护每一个生命，而不是用抽象的政治去诠释所谓自由的含义。我想阿多诺和诗人卡德纳尔都会赞成，因为哪怕最卑微的生命在任何时候也都要高于空洞的说教。

这不是一个人的战争，也不是一个民族的战争，而是生存在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参与的或突显或隐蔽的战斗。只有“保护好每一个生命”，人类才会最终保护好自己，才能够抵达人类生存的终极目标，实现肉体与灵魂的不朽。在长诗《裂开的星球》中，诗人吉狄马加始终坚守人类共同抵抗疫情的生存理念，坚信只要存在者的人“不分地域”，协同作战，在疫情横行的处境中寻求人类的自我救赎，人类就会摆脱疫情带来的焦虑。就算是“最卑微的生命”也重新找回自己，让“人”的生命意义从外在环境的桎梏中释放出来，实现人类和平共处的生存目标。

如何面对“裂开的星球”，诗人提出了“在此时，人类只有携手合作/才能跨过这道黑暗的峡谷”。这无疑彰显了整个人类必须为自己的存在而进行合作，人类才能够击败疫情，才能修补好“裂开的星球”的真谛。只有冲过“黑暗的峡谷”，人类才能避免万劫不复的毁灭，实现生命价值的永恒。《裂开的星球》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叙事转化为理性思维的具象



传达，诗的主题内蕴已经远远超越了诗人所要谴责的疫情事件本身。诗歌中关爱生命的情结，关于环境保护的呐喊，关于人类重新思考生存方式的警醒，是《裂开的星球》深厚而博大的诗学意涵，这种大美的诗的旨意，始终闪烁着宽阔而深远的美感力量。它以诗性的语言深情地呼唤人类善待自己生活的家园，“缝合我们已经裂开的星球”，并预言只要我们回到理性的文明的源头，人类的明天就如同“大海的蓝色还会随梦一起升起”。正是基于对人类、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星球环境的哲学思考，诗人豪情万丈地写道：

曾被我一千百次赞颂过的光，此刻也正迈着凯旋的步伐
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我知道这个世界将被改变
是的！无论会发生什么，我都会执着而坚定的相信——
太阳还会在明天升起，黎明的曙光依然如同爱人的眼睛
温暖的风还会吹过大地的大腹，母亲和孩子还在那里嬉戏
大海的蓝色还会随梦一起升起，在子夜成为星辰的爱巢
劳动和创造还是人类获得幸福的主要方式，多数人都同意
人类还会活着，善和恶都将随行，人与自身的斗争不会停
时间的入口没有明显的提示，人类你要大胆而又加倍的小心。

人类的希望之光正沿着生命的通道“迈着凯旋的步伐”朝着我们走来，虽然“我不知道明天会生什么”，但是世界已然改变。被改变的世界并不可怕，只要人类共同争取“人”自身存在的独立性，实现全人类的互相包容，珍惜大家共有的地球资源，人与自然和平共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对立冲突和陆消解，那么，尽管人类生存的星球已经裂开，但“太阳还会在明天升起”，母亲和孩子依然生活在平静的家园，“劳动和创造还是人类获得幸福的主要方式”。有创造，“人类还会活着”，而且永远活着。

《裂开的星球》是一曲关于人类整个生命与精神历险的忧郁吟唱，表达了诗人对人类生存困境的质询。作品从不同的视角关注全人类在“裂开的星球”上的存在现状，展示了作者从个体生命出发进而对人类生存情景的诗意想象。这首长诗是关于全人类和所有生命的审美认知，更是吉狄马加关于人类生命哲学的本真精神的具体表达。

(上接第2版)都知道他的手艺好，出摊的时间也比较固定，生意总之能维持下去。老班豪侠，做买卖不喜欢搜搜抠抠，一帮街坊邻居和老主顾都成了朋友。隔三差五要聚，直接去老班那里开伙，就当下馆子了。老班实诚，不赔就行。有一回跑慢了，被城管扣下了车子，朋友们劝他，别整天跟逃荒似的，就安心在家干吧，客源他们管。于是一三五宴宾客，二四六伺候来打牌下棋聊天的一帮兄弟，也闲不着，钱也不少挣。

新冠肺炎疫情到来前，他的小两居变成了食堂，每天打麻将、推牌九、斗地主、炸金花的总有那么一两桌。老班管好他们

的嘴就行。他也搞不清从啥时候开始，伙食费变成了抽头。赌嘛，有输就有赢，不管多少，饭钱固定是赢钱的两成，输钱的白吃。两成也是个不小的数，老班过意不去，一个老兄弟跟他说，给你就是该拿的。老班就明白了，不光伙食费，还包括场地和风险。

这是老班始料未及的。如此下去不是个事儿，老班家祖祖辈辈只出本分人，但他也想不出脱身的妙招。他说，他就装聋作哑骗自己，能不在家就不在家，在家也主要待在厨房。有谁急着上厕所托他抓个牌，他就说，两手面呢，或者，锅里炸着油呢。疫情给了他借口。隔离不只是关乎他

们那一屋子的人，还是关乎全北京、全中国、全世界的大事，谁也不敢轻慢怠惰。他们还希望老班过年也待在这里，春节小长假，正可以昏天黑地整他个痛快。老班哪敢，赶在春节前关了门上了锁，回了河南。

我们俩遇上时，他刚回来几天。在家几个月，想明白了，到此结束，收拾停当就打道回府。“人这一辈子说长也长，说短也短，”老班坐对面，举着酒杯跟我比画，“打个喷嚏可能就过去了。还是守着一家人心里落定。”

“嫂子发的话吧？”
“这点事还用麻烦领导？靠你哥我的

觉悟绰绰有余。”

“不遗憾？”我的意思是，不担心人家说你在北京混不下去了？

“遗憾个屁。你哥这叫圆满。来了，待住了。老子待了二十多年了，还不够英雄？其实英不英雄也都是个屁。烦了，待腻了，想家了，那就他妈的痛痛快快地滚回去。就这么简单。哪那么多自欺欺人的大道理。来，兄弟，大博士，这杯干了！”

我不胜酒力，向来惧酒，但那杯我满满当地干了。失联了多年才有机会喝上这一满杯。下一个满杯，谁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